

离开编辑生涯几年之后,有朋友邀请我“再作冯妇”。我谢绝了,做了几十年的编辑了,知道编杂志的甘苦,已经热闹地谢过幕了。但是朋友不依不饶,并且亮出了非我莫属的理由:《漫步淮海》,是一本有关淮海路的杂志;你对淮海路这么熟悉,写过那么多淮海路及其周边的文章,又有编杂志的经验;朋友说,三大优势,人家或者有一有二,很少像你这样齐全的。

说到了淮海路,确实是抵触到了我的内心深处。在我看来,淮海路,从来就不仅仅是一条路。

就像是说到了香榭丽舍大道,很自然就想到了,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巴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,巴黎的格调巴黎的风情巴黎的底气,从“香榭丽舍”的香水瓶里弥散开来。香榭丽舍大道,具有符号的意义。

在中国,“淮海路”也散发着独特的符号意义,尤其是在上海,“淮海”两个字,极其深入人心,那就是淮海路了。虽然逊色于香榭丽舍大道,但是有那么点意思。

比如梧桐树之于淮海路,其实悬铃木是上海很多马路的行道树,但是好像梧桐树和淮海路更加般配。比如上海女性之于淮海路,其实上海女性漫步于其他马路也多姿多彩,但是当她们徜徉于淮海路时,好像更加迷人,更加体现上海女性的“适宜”;淮海路上有专为女性开设的“古今内衣”和“妇女用品商店”,这些曾经的国内首店,是时尚潮动,也是男女平等意识的律动。还比如格调之于淮海路,每个年代总是会有令人怦然心动的格调亮点,可能是一双皮鞋,可能是一个发型,可能是一张高光的照片,可能是一场思维新颖的艺术展览,更可能是居住在以淮海路为主轴的公寓房子里的一

“淮海”这一个符号

马尚龙

及从霞飞路到淮海路的风云际会……

所有人、事、物的存在,都是淮海路必不可少的元素,最终勾勒出淮海路文化符号的外延——淮海路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街,它蕴含了上海、却又只会发生在淮海路的历史、文化、人文、商业、时尚、市井的诸多大局和细节;淮海路也不仅仅是单独的一条街,它是主轴,和与之交错平行的些许马路,像重庆南路、复兴中路、长乐路、陕西南路……发生奇妙的互动,形成了特有的“淮海气场”,以致在谈论到许多事情的时候,总是会想到这是淮海路的事情,在谈论到淮海路的时候,总会想到许多与淮海路似乎没有专属的关系,却又非淮海路莫属的事情。

当然,网络时代的淮海路商店也不免落寞。去淮海路荡马路,对于不少人来说,是美好的过去式,而不是进行时。我也是。因为是《漫步淮海》的缘故,十二月,我几次在淮海路闲逛,却是感受到了新奇。瑞金路淮海路口的新商厦开门了,在限流入场;店门外,冬雨中,尽是花花绿绿的雨伞。店名“Niko and……”,我不知所以,朋友说,这是日本很著名的潮店,翻译成汉语,叫做“你可安”,是中国境内的首店。朋友说,体验式商店和首店,淮海路有好几家了。

朋友继续向我“施压”,淮海路,也有你这个“310103”不熟悉的事情吧?310103是身份证号码,其中103代表了原卢湾区户籍。我好像是有责任的一般。

2020年,是淮海路开路120年,也恰是我重做编辑的“第一季”,像一首歌的歌词那样——又见炊烟升起。



诗意小镇

邵天骏

江南的小镇多有一种灵气之美,有的即使从来没有听说过,也不乏亮点凸显,美丽难忘。譬如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的横山桥镇,对于许多上海游客来说,能够了解的人其实并不太多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小镇,舒适诗意的感觉比比皆是,绿油油的田野纵横,微波荡漾的鱼塘相连,泥土尽露的阡陌便利,白墙黛瓦的民居点点,仿佛“世外桃源”。

认识小镇,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。朋友邀请我前去游玩,只因那里有一个横山桥风景区,说山水兼蓄的山水风景公园,是融风景与公园为一体的梦幻之地,又同时得到了山水的热烈眷顾,于是就有了各种悦耳的声音在此尽情碰撞:既有鸟儿在树林深处的欢快鸣叫,清泉叮咚的潺潺流水,又有湖畔的风过留声,树叶的四下摇曳。这样的委婉动感、梦幻情景,让小镇成了吸引普通散客的一大“卖点”。

不止是大自然的呢喃,据悉小镇还有一个额外的“看点”,亦是叫人颇感亲近,许多人是把它当真的。这就是它虽属常州市管辖,却离无锡市很近,大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。以常州市和无锡市两个中心城区来看,小镇所处的位置不仅可以清晰地触摸到城市跳动的脉搏,而且又能够从容地捕捉田园风光的气息。也许,类似的风情总是能够撩拨游人的心思,让小镇从此多了一

个可以叙说的理由。

漫步在诗意小镇,惊讶它也有一座国际化的豪华酒楼,装饰也十分考究,每个房间的面积也不小。酒店外的街镇非常人性化。

横山桥风景区为小镇带来了良好的声誉。这里的景区,亭台楼阁不时映入眼帘,小桥流水诗情画意。而遍山分布的青松,遍地可见的花果与万亩竹海遥相呼应,成为鲜明的特色。还有山石各类形状,都让景区沉浸在一种曼妙的意境里。除此之外,庙宇、禅寺、井亭和龙潭等,江南神韵油然而生。傍晚,近处的民居在灯火的点点映衬下,其轮廓显得愈发朦胧。远处的风景,也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,形成了一个高大的灰黑色影像,流露出江南小镇的独特魅力。

代作家、画家、电影明星、歌唱家、教师、医生、高级职员,当然,还有120年的建路历史,以及从霞飞路到淮海路的风云际会……

所有人、事、物的存在,都是淮海路必不可少的元素,最终勾勒出淮海路文化符号的外延——淮海路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街,它蕴含了上海、却又只会发生在淮海路的历史、文化、人文、商业、时尚、市井的诸多大局和细节;淮海路也不仅仅是单独的一条街,它是主轴,和与之交错平行的些许马路,像重庆南路、复兴中路、长乐路、陕西南路……发生奇妙的互动,形成了特有的“淮海气场”,以致在谈论到许多事情的时候,总是会想到这是淮海路的事情,在谈论到淮海路的时候,总会想到许多与淮海路似乎没有专属的关系,却又非淮海路莫属的事情。

当然,网络时代的淮海路商店也不免落寞。去淮海路荡马路,对于不少人来说,是美好的过去式,而不是进行时。我也是。因为是《漫步淮海》的缘故,十二月,我几次在淮海路闲逛,却是感受到了新奇。瑞金路淮海路口的新商厦开门了,在限流入场;店门外,冬雨中,尽是花花绿绿的雨伞。店名“Niko and……”,我不知所以,朋友说,这是日本很著名的潮店,翻译成汉语,叫做“你可安”,是中国境内的首店。朋友说,体验式商店和首店,淮海路有好几家了。

朋友继续向我“施压”,淮海路,也有你这个“310103”不熟悉的事情吧?310103是身份证号码,其中103代表了原卢湾区户籍。我好像是有责任的一般。

2020年,是淮海路开路120年,也恰是我重做编辑的“第一季”,像一首歌的歌词那样——又见炊烟升起。

我泪目走进“杜颖叙别会”会场,一眼望去,主席台上,四周墙沿都是花,不禁想起“白携瘦影步花荫”。然而,这些花篮高雅致逸,素净中又点缀五彩缤纷,含情脉脉,给患者温馨拥裹。

今天百忙中来参加妹妹杜颖叙别会的,都是一直关爱、呵护我们的领导;朋友们也都是最贴心的;还有身穿白大褂的医学专家们,都是小妹的救星和福星。我代小妹向你们全体深深致谢。

真的没有想到,10月23日那个清晨,小妹就这样骤然离去,给我留下了致命的打击和无尽的哀恸。她一生与我相伴,形影不离,是我送走的最后一个亲人了。午夜回忆:她没有见到过爸爸,降生在新疆监狱。生下来两分钟还不到,妈妈昏厥,军阀盛世才就派来杀手,将她扔到窗外,零下四十六度的大雪中,幸有白俄助产士,冒死抢回,捂在胸口,许久,才听到小妹的哭声。盛世才不仅残酷地杀害了爸爸杜重远,更将当时无药可救的结核病传染给幼小的我们。小妹尚在襁褓中,受害最深。14岁时发作一场十分罕见的疑难险症:全身大出血,高烧40度,经久不停、不退。七次报病危,惊动了周恩来总理,总

理千方百计为小妹找到了擅长除恶疾的中医,配合西医治疗,始得保住小妹的生命。在她以后的人生中,多种疾病相继缠身。她幼年与我同病一样,由于结核病的传染性,一天小学、中学也未能读过,全靠妈妈病床边授课。小妹

追思

杜毅

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那一年,2000多名考生中,录取7人,她是其中的一个。毕业后因身体虚弱,无力再弹钢琴,而进入外事办国际问题研究所(现研究院),任职英文笔译。她译出的《达扬外长传》《郑念在上海的日日夜夜》等作品,已近资深译者的水平——这是因为“文革”期间,她英文打字留下了一百多册外文经典作品,大大提高了她的翻译素养。改革开放期间,邓小平同志一再号召“引进外资和高科技,投资建设国内大型基础设施,以解决工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”。当时正值妈妈第二个癌症晚期,我日夜留守在医院。妹妹已出现肾功能不全症状,为报党恩,她置生死于度外,只身赴港定居,开办咨询公司,寻找爸爸海外旧友和在英国、美国颇具实力的两位银行家姨父。她引入世界五百强前十名的大财团,成功投建了宝山“大场自来水厂”、江苏火力发电厂、山东清洁能源,累计引进100多亿美元。她抱病往返奔波在国际航线上,几次发病,岌岌可危,她视死如归。吴仪副总理事后知悉,慨叹:“杜颖有烈士风范。”千禧年末,她肾脏衰竭,卧

卧病瑞金医院。到2011年,她心、肺、胰等主要脏器均已损坏。党中央、多位国家领导人、上海市委、市委统战部、瑞金医院领导,共同组成了有一个庞大的拯救网,汇聚了最有经验的三位肾移植专家——手术后,三位专业主任轮换值班,院长守夜。外电媒体连续报道:“著名烈士杜重远的女儿杜颖在上海换肾,是总统级的医疗待遇。”这一切的一切,都证明党的优良传统,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,对先烈近一个世纪的深情缅怀,惠及小妹,恩泽浩荡。

妹妹心存点滴回馈社会,遵照母训,引进外资,每建成一座基础设施,妹妹便将公司咨询费的一半投向社会公益事业:她捐助过苏州河环境综合治理;帮助没钱上大学、没钱治病困难的大家庭;2004年,响应报刊社论“让青少年静心学习,远离游戏网吧”的号召,小妹在上海位育中学建立了“爱国主义音乐教育基地”,订购了一批价格不菲的夏威夷电吉他,聘请著名的艺术家教学,取得很好成绩。在妈妈病逝将近五周年时,她在病房内,新学苦练夏威夷吉他。半年竟能录成碟片。片中有我用中英文叙说家国衰亡,配合妹妹吉他名曲悠扬。妈妈5周年忌日之际,《锁不住的琴声》碟片分送海内外亲属。美国“夏威夷吉他协会HSGA”惊诧之余,吸收小妹杜颖入会,成为该协会里的第一位中国人。由此,又牵动了出生在夏威夷的奥巴马总统的注意,他在世博会访华期间,在空军一号上倾听了小妹弹奏得日臻完美的夏威夷吉他曲《梦幻》《天堂》,赞叹道:“简直是大师级水平。有机会,我要见见杜颖。”

今天,每位来宾手上的小U盘纪念品中,正是这两首小妹弹奏的名曲。愿袅袅琴声中,大家可以依稀追忆她的声音笑貌。小妹最后一次住院期间,一直面带微笑,遇到领导和友人来看望时,越笑得灿烂如花。她笑对死亡,感恩而归。我回到家里,人去楼空,站在小妹安静的卧室里,问空床:“小妹,你真的没有了?永远也等不回来了?”泪眼婆娑中,我记起三年前,她刚从香港回来,就坐在这张床上,填写欧阳修《蝶恋花》的词,轻声念读:“泪眼问花花不语,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帮助病中小妹的三位护理,怕我伤心,催我晚餐。饭菜飘香,温语相伴。我忽然问自己:“我凭什么坐在这窗明几净的客厅里,丢下小妹孤单一人?她何尝有过这样的遭遇啊!”我痛哭失声。我一生护理过三个不治之症的亲人,剜割痛苦,守候无望,有太多的眼泪,我总是死死关注泪涸。年轻时哭,怕妈妈伤心;年老时哭,怕妹妹担心;而今,我什么顾虑都没有了,让眼泪排毒吧。我哭得酣畅淋漓,自由减负。哭声中,我听到门铃响了,座机响了,手机里短信、微信叮叮当当响个不停……今天又看到了你们,是你们的亲情兜住了我的眼泪,扶我走在彩云间。只是我仍懵懂:没有小妹的日子,怎样才能过好?在特别忙碌的日子里,还举办了如此隆重亲切的叙别会:领导们深沉缅怀爸爸毁家报国,慷慨殉难;大屏幕滚动播放着小妹抱病招商引资紧张洽谈、嬉笑剪影;屏幕下,位育中学小同学和老师演奏夏威夷吉他,琴声悠悠;我将努力走出丧亲阴影,争取枯木迎春萌新绿。

我向你们再一次感恩,谨致不尽谢意。

(此文系杜重远烈士长女杜毅在去年11月29日“叙别会”上的发言,有增删)

今天,每位来宾手上的小U盘纪念品中,正是这两首小妹弹奏的名曲。愿袅袅琴声中,大家可以依稀追忆她的声音笑貌。小妹最后一次住院期间,一直面带微笑,遇到领导和友人来看望时,越笑得灿烂如花。她笑对死亡,感恩而归。

我回到家里,人去楼空,站在小妹安静的卧室



里,问空床:“小妹,你真的没有了?永远也等不回来了?”泪眼婆娑中,我记起三年前,她刚从香港回来,就坐在这张床上,填写欧阳修《蝶恋花》的词,轻声念读:“泪眼问花花不语,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帮助病中小妹的三位护理,怕我伤心,催我晚餐。饭菜飘香,温语相伴。我忽然问自己:“我凭什么坐在这窗明几净的客厅里,丢下小妹孤单一人?她何尝有过这样的遭遇啊!”我痛哭失声。我一生护理过三个不治之症的亲人,剜割痛苦,守候无望,有太多的眼泪,我总是死死关注泪涸。年轻时哭,怕妈妈伤心;年老时哭,怕妹妹担心;而今,我什么顾虑都没有了,让眼泪排毒吧。我哭得酣畅淋漓,自由减负。哭声中,我听到门铃响了,座机响了,手机里短信、微信叮叮当当响个不停……今天又看到了你们,是你们的亲情兜住了我的眼泪,扶我走在彩云间。只是我仍懵懂:没有小妹的日子,怎样才能过好?在特别忙碌的日子里,还举办了如此隆重亲切的叙别会:领导们深沉缅怀爸爸毁家报国,慷慨殉难;大屏幕滚动播放着小妹抱病招商引资紧张洽谈、嬉笑剪影;屏幕下,位育中学小同学和老师演奏夏威夷吉他,琴声悠悠;我将努力走出丧亲阴影,争取枯木迎春萌新绿。

我向你们再一次感恩,谨致不尽谢意。

(此文系杜重远烈士长女杜毅在去年11月29日“叙别会”上的发言,有增删)

今天,每位来宾手上的小U盘纪念品中,正是这两首小妹弹奏的名曲。愿袅袅琴声中,大家可以依稀追忆她的声音笑貌。小妹最后一次住院期间,一直面带微笑,遇到领导和友人来看望时,越笑得灿烂如花。她笑对死亡,感恩而归。

我回到家里,人去楼空,站在小妹安静的卧室

里,问空床:“小妹,你真的没有了?永远也等不回来了?”泪眼婆娑中,我记起三年前,她刚从香港回来,就坐在这张床上,填写欧阳修《蝶恋花》的词,轻声念读:“泪眼问花花不语,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帮助病中小妹的三位护理,怕我伤心,催我晚餐。饭菜飘香,温语相伴。我忽然问自己:“我凭什么坐在这窗明几净的客厅里,丢下小妹孤单一人?她何尝有过这样的遭遇啊!”我痛哭失声。我一生护理过三个不治之症的亲人,剜割痛苦,守候无望,有太多的眼泪,我总是死死关注泪涸。年轻时哭,怕妈妈伤心;年老时哭,怕妹妹担心;而今,我什么顾虑都没有了,让眼泪排毒吧。我哭得酣畅淋漓,自由减负。哭声中,我听到门铃响了,座机响了,手机里短信、微信叮叮当当响个不停……今天又看到了你们,是你们的亲情兜住了我的眼泪,扶我走在彩云间。只是我仍懵懂:没有小妹的日子,怎样才能过好?在特别忙碌的日子里,还举办了如此隆重亲切的叙别会:领导们深沉缅怀爸爸毁家报国,慷慨殉难;大屏幕滚动播放着小妹抱病招商引资紧张洽谈、嬉笑剪影;屏幕下,位育中学小同学和老师演奏夏威夷吉他,琴声悠悠;我将努力走出丧亲阴影,争取枯木迎春萌新绿。

我向你们再一次感恩,谨致不尽谢意。

(此文系杜重远烈士长女杜毅在去年11月29日“叙别会”上的发言,有增删)

今天,每位来宾手上的小U盘纪念品中,正是这两首小妹弹奏的名曲。愿袅袅琴声中,大家可以依稀追忆她的声音笑貌。小妹最后一次住院期间,一直面带微笑,遇到领导和友人来看望时,越笑得灿烂如花。她笑对死亡,感恩而归。

我回到家里,人去楼空,站在小妹安静的卧室

里,问空床:“小妹,你真的没有了?永远也等不回来了?”泪眼婆娑中,我记起三年前,她刚从香港回来,就坐在这张床上,填写欧阳修《蝶恋花》的词,轻声念读:“泪眼问花花不语,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帮助病中小妹的三位护理,怕我伤心,催我晚餐。饭菜飘香,温语相伴。我忽然问自己:“我凭什么坐在这窗明几净的客厅里,丢下小妹孤单一人?她何尝有过这样的遭遇啊!”我痛哭失声。我一生护理过三个不治之症的亲人,剜割痛苦,守候无望,有太多的眼泪,我总是死死关注泪涸。年轻时哭,怕妈妈伤心;年老时哭,怕妹妹担心;而今,我什么顾虑都没有了,让眼泪排毒吧。我哭得酣畅淋漓,自由减负。哭声中,我听到门铃响了,座机响了,手机里短信、微信叮叮当当响个不停……今天又看到了你们,是你们的亲情兜住了我的眼泪,扶我走在彩云间。只是我仍懵懂:没有小妹的日子,怎样才能过好?在特别忙碌的日子里,还举办了如此隆重亲切的叙别会:领导们深沉缅怀爸爸毁家报国,慷慨殉难;大屏幕滚动播放着小妹抱病招商引资紧张洽谈、嬉笑剪影;屏幕下,位育中学小同学和老师演奏夏威夷吉他,琴声悠悠;我将努力走出丧亲阴影,争取枯木迎春萌新绿。

我向你们再一次感恩,谨致不尽谢意。

(此文系杜重远烈士长女杜毅在去年11月29日“叙别会”上的发言,有增删)

今天,每位来宾手上的小U盘纪念品中,正是这两首小妹弹奏的名曲。愿袅袅琴声中,大家可以依稀追忆她的声音笑貌。小妹最后一次住院期间,一直面带微笑,遇到领导和友人来看望时,越笑得灿烂如花。她笑对死亡,感恩而归。

我回到家里,人去楼空,站在小妹安静的卧室

里,问空床:“小妹,你真的没有了?永远也等不回来了?”泪眼婆娑中,我记起三年前,她刚从香港回来,就坐在这张床上,填写欧阳修《蝶恋花》的词,轻声念读:“泪眼问花花不语,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帮助病中小妹的三位护理,怕我伤心,催我晚餐。饭菜飘香,温语相伴。我忽然问自己:“我凭什么坐在这窗明几净的客厅里,丢下小妹孤单一人?她何尝有过这样的遭遇啊!”我痛哭失声。我一生护理过三个不治之症的亲人,剜割痛苦,守候无望,有太多的眼泪,我总是死死关注泪涸。年轻时哭,怕妈妈伤心;年老时哭,怕妹妹担心;而今,我什么顾虑都没有了,让眼泪排毒吧。我哭得酣畅淋漓,自由减负。哭声中,我听到门铃响了,座机响了,手机里短信、微信叮叮当当响个不停……今天又看到了你们,是你们的亲情兜住了我的眼泪,扶我走在彩云间。只是我仍懵懂:没有小妹的日子,怎样才能过好?在特别忙碌的日子里,还举办了如此隆重亲切的叙别会:领导们深沉缅怀爸爸毁家报国,慷慨殉难;大屏幕滚动播放着小妹抱病招商引资紧张洽谈、嬉笑剪影;屏幕下,位育中学小同学和老师演奏夏威夷吉他,琴声悠悠;我将努力走出丧亲阴影,争取枯木迎春萌新绿。

我向你们再一次感恩,谨致不尽谢意。

(此文系杜重远烈士长女杜毅在去年11月29日“叙别会”上的发言,有增删)



晨读

宜人



钓趣浓 (水彩画)

马广生

早晨,一文士坐在草屋蒲团上读书。后山云雾缭绕,涧水山间流来,经门前过。几根瘦竹,高过屋顶,瑟瑟生风。一书童捧书朝草屋走来。

这幅画出自唐伯虎之手,名为《草屋蒲团图》。画的右上方题识云:“虚亭林木里,傍水着栏干。试展团蒲坐,叶声生早寒。唐寅画。”钤“唐居士”、“南京解元”两方印。晨读原本是一个人的事。一蒲团,一本书,一心一意。

的设计者来说无疑是有压力的。那时候,电脑设计还处在初级阶段,设想是靠指令一键一键地打进去的,不像如今这么方便快捷。于是,我电脑加手工,书名是靠镊子钳一个个粘到画稿上去的。

为元化先生做书籍设计

王震坤

是他,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推了我一把,成就了今天的我。

1992年,办了几年的《海上文坛》声名鹊起。紧扣社会热点的选题、新颖的编排受到社会各界瞩目,找我做书刊设计的开始多起来了。一天,李子云老师找到了我,对我说,元化先生在编著很多学术著作,需要一个美术设计帮忙。元化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,又是文化界的老领导,对此,无名小编的我哪有不答应的,忙不迭地就承应了。承应是承应了下来,但为这么高级别的人物做书籍设计,对我来说,那可是“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”啊,我心里实在没底!

记得元化先生第一次交给我的任务,是设计他的著作《清园夜读》。首次设计这么厚重的学术著作,对我这个学识浅薄

元化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,办过很多进步书刊,是个编辑内行。听资深编辑王为松讲,元化先生对书籍编排一向认真苛刻,不好对付。第一次为元化先生做设计能不能通过?我心里忐忑不安……交稿那天,我把画稿摊在元化先生面前:一竿翠竹在浓重的光影中矗立,阳光里几叶新竹轻轻摇曳,大理石纹上

缀着四个字——清园夜读……哎,没想到他微笑着颌首通过了,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生活中的元化先生平易近人,从不端架子,工作上有什么问题,总是循循善诱,用商量的态度同你讨论问题。有一年,我为他的著作《九十年代日记》作设计,初稿不理想。他从房间里翻出一个旧的外国饼干箱给我看,大概是欧洲货吧:宝蓝色的盒盖上很简洁地画着一叶蕨草。元化先生用铅笔在纸上指示我如何处理。这一张设计草稿我至今还珍藏着。

他的家我去得多了,元化先生对我就像家里人一样,有几次工作晚了,他还关照秘书蓝云给我留饭、烧点心。他的夫人张可老师慈祥美丽,总是笑

吟吟地催我“吃呵,别凉了”……天气转寒,他还特地送了一件羊毛衫给我。这些细节,在他的著作《九十年代日记》里均有记载,当然,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里。

回想和元化先生相处的那段日子,我哪是为元化先生做设计?分明是他在教我做设计啊。我哪是为元化先生工作?分明是他在教我做人啊。

从《清园夜读》到《清园谈戏录》延续十数年之久,这些书的设计,绝大部分我都参与了。

过了年,就是元化先生诞辰100周年。我这里给他叩首请安,希望能有机会再为他的著作做设计。

那一刻,他明白了生命很渺小,明请看本栏。

人生第一次责编:龚建星 殷健灵